

文明地对待文明的历史

——关于文明史研究的思考

郭 华 榕

(北京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871)

摘要:国外与国内先后对于世界文明的历史进行了或进行着研究,从而引发出一系列的争论,如对于文明和文化的理解、它们的含义的界定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等等。其实,另有一个重要问题,即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世界文明的历史,科学地探讨人类社会的过去。客观与辩证地对待文明的历史,这是文明地对待世界文明史的一个关键。

关键词:文明与文化;时代条件;进步的连续性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9)01-0135-07

我们作为人,生活在文明之中。就专业特点而言,我们有时难免陷入关于文明的争论。世界上,涉及文明的议论早已属于老生常谈,而在我们中华大地,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新鲜的话题,为此开会讨论、出版著作、发表文章,显示出中国史学的活力。在考虑有关研究时,有两点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即:如何看待过去关于文明的争论,必须文明地对待文明的历史。

一 如何看待过去关于文明的争论

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曾经表示:“‘文明’一词的含义在西方国家各民族中各不相同……这个词在英法两国和在德国的用法区别巨大。在英法两国,这一概念集中地表现了这两个民族对于西方国家进步乃至人类进步所起作用的一种骄傲;而在德国……仅指次一等的价值,即那些包括人的外表与生活的表面现象。”^{[1]62}

就笔者在法国、意大利、德国的执教、讲学、参加学术会议以及与同行教授之间讨论等经历看来,基本情况可作如下归纳:法国人一般认为“文明”(civilization)的概念应大于“文化”(culture)的概念,德

国人通常主张文化大于文明,意大利人的有关概念不曾给人留下泾渭分明的印象。在欧洲,“文明”不仅是一个学术探讨的概念,而且也是一个流行词语。例如英国人的“快餐文明”……如此状况不足为奇,数十年前“革命”也曾是流行词语,巴黎等城市的街头、报刊以及人们的语言中不断出现“卫生革命”、“交通革命”、“性革命”、“革命的革命”……

过去,中国学术界与欧美学术界保持着一段距离,不仅如此,还应加上我们寻求知识的片面性。对于法兰西文明的了解可作典型。数十年前,曾发生关于拿破仑评价问题的争论。争论的一方曾引用西埃耶斯(Sieyès)所说:“我需要一把剑,谁来佩带他?”争论的对立面中,有人指责这一句话的后半句是假的,“毫无根据”。孰不知,此话有所依据,它出自莫洛阿(André Maurois)的《拿破仑画传》(Napoléon a pictorial biography)(国家图书馆收藏,北京)。可见,不仅中国至欧洲存在距离,学校至国家图书馆、个人与外文书刊之间也存在距离。正是由于社会政治条件、地理距离、信息交流、外语与翻译以及出版等原因,致使各地学术状况存在明显差

收稿日期:2007-06-22

作者简介:郭华榕(1934—),男,福建长汀人,教授,博士生导师。

别,进而导致我国关于文明的讨论的迟迟展开。

回想起来,欧洲与国内的有关讨论给笔者留下了若干消极的印象,这里可举一两个发人深省的例子。

例如,对法国史学史中左翼史学的片面了解。人们常说马蒂耶(Mathiez,一译马迪厄)是法国左翼史学的代表,整个左翼史学皆充分肯定罗伯斯比尔。实际情况颇不相同,马蒂耶仅为左翼史学家之一员,此外还有一批著名进步史学家,如米涅(Mignet)、米什勒(Michelet)、基内(Quinet)、奥拉尔(Aulard)等人。米涅批评罗伯斯比尔:“他追求绝对权威”,“一个人当达到那样地位时,就要单独行事,这时他已为野心所吞噬,为自己的各种企图所迷惑,为既得的幸运冲昏头脑……断头机安放好后,就不可能有公正与宽容。因此,一个人怎样爬上去,就必然会怎样跌下来”^{[2]254}。米什勒欣赏丹东,奥拉尔推荐丹东,他们都曾批评罗伯斯比尔。这些都是国际史学界众所周知的情況。可惜,米什勒的名著《法国大革命史》(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1846-1853)、奥拉尔的名著《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史》(Histoire pol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01)均未曾译成中文出版,从而不为众多国人所知晓,因此,已经译成中文的马蒂耶的著作(其法文版于1922-1927年出版)便难免发挥一叶障目的作用。这种状况不利于人们全面了解法国大革命,进而了解法兰西文明。

再如,以地区心态去看待世界文明问题。笔者在欧洲大学(Istituto Universitario Europeo,设在佛罗伦萨)执教时,曾参加关于欧洲的特性(identité, identity)和文明的多次讨论。当时,有一位外国同行竭力说明她的故乡对于世界文明的重要性,而实际上那个地域方圆仅仅40余平方公里,位于瑞士山区,并且难于证明它有多大的特色。我们不能说此人坐井观天,但是在探讨重要的文明时,至少需要能够判断某个地区、某种文化确实具有世界价值的代表性的尺度,因为我们讨论的是世界、欧洲文明问题,而不是为了在瑞士某个州内争取本村镇的具体利益。

这一类的讨论,有时出现明显的副作用,争论双方往往脸红耳赤,甚至伤及和气。其实,双方都是受害者,挨批者显而易见地直接受到了伤害,批人者因为时代限制、信息欠缺、个人探讨不足实际上也受到

了伤害。

但是,除去各类具体问题的争论,摆脱种种不愉快的回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文明的研究存在着更为严重的问题。它表现在若干方面。

过去,人们对于以往的文明或全面谴责,或过多地否定。人们常说“万恶的旧社会”、“吃人的旧社会”……。在革命年代,如此进行政治批判,是社会巨变的需要,完全可以理解。但是,进入历史研究领域,则应具体分析、辩证对待。毫无疑问,新旧社会之间存在着内部的联系,新社会建筑于旧社会之上,那怕是它的废墟之上,也是它这一个废墟而不是另一个废墟。全盘否定的说法在史学界并不鲜见。例如:百余年前,米什勒已经指出,中世纪是“荒芜时期人类毫无进步的一千年”,“中世纪只是一个伪善”^{[3]320,327};当代,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从罗马陷落,约到1000年,为西方历史的黑暗时代”^{[4]467}。我们看到,476-1000年这一历史时段之内,曾经出现查理曼的法兰克王国与法兰克帝国(768-800-814);843年,法兰克帝国三分天下,出现了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国家的基础等等。曾发生如此重大事件的历史阶段,能称之为“黑暗时代”?较为流行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是否为马蒂耶的《法国大革命史》的再版?

有一种说法:工业社会靠劳力赚钱,互联网社会越来越多的人靠脑力赚钱。工业社会不平等,互联网社会人人机会均等、大胆创新、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此种对于现代文明与过去文明进行简单褒贬的说法,值得商榷。工业社会不需要脑子,而现今社会不需要劳力?现今世界上,文盲与贫困线以下的人们,与计算机、互联网难道完全没有距离?

现在,对于过去遭到否定的事物,有时采取全盘翻案、绝对肯定的态度。如只见“欣欣向荣的封建社会”,“英明的、充满爱心的君主”,“喜爱明君的百姓”,“(那时为)祥和的社会”,“明君、能臣大公无私”,“王权、皇权神圣”,“没灾没病的旧社会”等等^[5]。人们给皇族、王家、宫廷、御园、贵族等封建社会关键词重新赋予了褒奖的含义,甚至推崇至极,成为享受的最高目标。这是对过去完全忽视与否定的一种“反作用”,同时此种反射作用的发挥又超过了应有的限度。过去,完全忽略与否定帝王将相、宫廷及贵族,这是一种错误的态度。现在,将他们说成是人们向往的、追求的目标,则是另一种错误。趋之

若鹭与彻底否定是两个相反方向的极端,显然它们都与辩证的看法格格不入。

忽视对于农民斗争、工人斗争、工会运动、乌托邦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等历史的介绍(如教材)与研究,就是看不见这些斗争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社会矛盾以及它们激化的状况。过去曾过度地强调城乡劳动民众的斗争,往日强调过头不等于现时可以弃之不顾,因为这里涉及了重要的历史事实与社会发展内容,人们应该消除的是过头的估价,而不是基本事实。

俄、法两国可以为例。俄国农民起义具有颇大规模,1667-1671年,拉辛领导农民起义,它的主力队伍约2万人;1773-1775年,普加乔夫领导农民起义,高潮时起义者多达5万人,喀山一战牺牲与被俘者为8000人。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牺牲的人数多达210万人,不同的统计为1.7万、2.5万、3万与10万人^{[6]289[7]165[8]524[9]444};1901年,法国“总工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CGT)会员达50万之众,而此时的法兰西仅仅是一个拥有3900万人口的国家。向往新的社会、构思新的政治制度的乌托邦思想家们,他们的蓝图与方案难道完全是必须抛弃的知识垃圾?马克思主义的来源难道与它们无关?如果缺少乌托邦思想,欧洲的文明难道不会减少活力?中世纪后期与近代前期,由于思想领域的活跃与冲突,使这一段欧洲历史颇具研究价值。无疑,工人、农民、乌托邦思想也是文明史不可缺少的部分。

上述情况可以归纳为一种看法:比较主观片面、简单对立、实用主义地对待文明史的研究。真正的意图可能不在于研究文明,而在于借用文明去谋取种种利益。如果深入思考,还可以发现这种看法包含着三种思想:非此即彼、迷信自发、迷信进步。

A)非此即彼。人们主张为了更好的歌颂新生的事物,必须否定它的对立面,必须否定旧的事物。旧的社会是打倒的对象,因此必须完全彻底地加以否定,用它的丑恶去与新社会的美好进行对比,丑恶越是厉害,越能反衬美好的优越。强烈的反差,容易给人以比较深刻的印象。

这种思想早已有之,启蒙运动如此,大革命时期也如此。梅利耶(Meslier,另译梅叶)在《遗书》中引述另一作者的话说:“(路易十四)到处进行大抢劫、大侵略、大毁灭、大破坏、大屠杀”,“在法国各省,到

处只听到对于暴政的哀号和泣诉……全体居民沦为乞丐……人人都逃亡……”^{[10]128},这就将暴君、专制、侵略等同于当时社会(所谓“旧社会”)的全部内涵,又将统治者的恶行等同于全部官方政策。实际上,在路易十四统治下,除末期外,法国封建社会处于上升状态,并达到了顶峰,国家有了明显的发展。卢梭认为:野蛮人的“原始状态”是“人世的真正青春”,后来“一切的进步仅为个人完美化方向上的表面进步,实际上它们引向人类的没落”,“自然使人幸福而善良,社会使人堕落而悲苦”^{[11]120}。圣茹斯特主张:“消灭反对共和国的一切”,“革命航船通过血海才能到达彼岸”^{[2]228}。山岳派专政的领导者们将不同意山岳派共和制(超度集权)的人一律视为敌人,并加以消灭。非此即彼,一切敌人和“敌人”皆应消灭之。

B)迷信自发。革命时期,自然而然地肯定人民群众,否定剥削阶级、反动阶级,这是有道理的。但是,每当考察民众的许许多多具体行动时,很容易将部分民众的、少数民众的、民众中极端分子的自发行动,视作全体民众的合理的值得赞颂的举动,或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行为。

例如,对于法国山岳派专政,人们往往给予全盘肯定,尽情讴歌它的丰功伟绩。从主要方面来看,山岳派专政在危急情况下顶住了国内外的巨大压力,保证了新生的资本主义在法国的胜利。这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12]226}革谁的命?革当时已经反动的封建主义社会制度的命。与此同时,这个资产者专政并非十全十美。1793年2月,国民公会下令征兵,引发了3月旺代事件;4月,由于贵族与保王派获取领导权,该事件演变成国内战争,国民公会派遣武装前往镇压,目的在于稳定政局,而残酷的内战致使旺代等省的个别地区人口损失近40%。1794年2月28日,蒂罗将军的军队攻克吕克斯村时,处死564人,其中110人为未满7岁的儿童,内含1岁以下的儿童7人,未满月者2人^{[13]82-83[14]21,254[15]156-157}。这位将军如此“革命的惩罚行动”,值得肯定吗?其实,批评这些过度的恐怖,决不会损伤山岳派专政的重要历史地位。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既然如此,山岳派专政就能炉火纯清、完美无缺,甚至它的过头的政策也应奉若神明?

C)迷信进步。进步通常需要付出代价。制造

进步者,由于亲临其境而当局者迷,不易发现问题与副作用,后面这个任务留给了历史的探索者。但是,历史的探索者能够冷静地完成任任务吗?能够冷静地同时看到一种文明的积极与消极的作用吗?

英国工业革命比较能够说明问题。关于铁路,1776年第一条矿山铁路,1825年第一条正式客货运营的铁路,1830年第一条正式使用蒸汽机车的铁路;英国于1779年修建了第一座铁桥,1787年建造了第一艘铁船;1731年以前,英国百姓一万人当中无一人穿袜子,到1831年时已无人不穿袜子。铁路、铁桥、轮船、袜子……这些都是经济的、社会进步的象征。社会进步了,民众生活改善了,但是人类的生存环境却日趋恶化,1833年大马哈鱼在泰晤士河中消失,1834年后海豹不再游入这一条河,从1856年起伦敦议会大厦的临河窗户挂上了消毒窗帘,以便阻挡河中臭气的入侵……。正如法国思想家库里耶(Paul Louis Courier)所说:“工业在农村和城市侵犯一切,到处损害古代的艺术与高尚的粗俗。”^[16]⁸⁷英国人逐渐认识到工业革命的恶性后果,不断地寻求解救的良策,长期努力治理与改善环境终于产生了效果,1982年大马哈鱼重现,1984年海豹再现于泰晤士河,20世纪60年代议会大厦的窗帘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光阴已经流逝了一个半世纪!

此外,贩卖黑奴、“消灭犹太人在欧洲的散居体”、世界性质的战争(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等等,皆是不可否认的文明的严重问题。

1876年,恩格斯已经认识到:“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我们必须时刻记住……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17]印地安人曾说:“我们属于大自然,但是大自然不属于我们。”

野生群象无疑属于大自然。2006年12月19日,120只亚洲野象闯入印度北部一小城,伤害数人,迫使数千居民四散逃走。2007年5月12-13日,我国云南野象谷景区,30余头野象围困1500名游客于空中观象台上,其中一头象专门看守卫生间,阻挡游人使用。这难道不是大象们在反抗吗?我们不自然地对待大自然,也引发了大自然的反击。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简单与武断地对待文明,就是不尊重事实、不尊重历史,也就是不文明地对待

世界文明以及她的历史。实际上,这是一种“流行史学”。过去的问题在于政治极端化,现在的问题在于商业极端化、经济极端化。经济极端化中包含一种“亚宫廷史学”。过去的“宫廷史学”直呼万岁,如对路易十四、拿破仑;“亚宫廷史学”在于宣扬帝王将相、宫廷生活、盛装美女、任意享受。

不文明地对待文明的历史,意味着不可能真正地了解、总结与介绍人类文明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这是否意味着人们丧失了对文明及其历史的客观态度?

二 必须文明地对待文明的历史

应该如何对待世界文明?以何种态度去研究世界文明的历史?我们认为,必须采取文明的态度。这种科学的态度包括如下内容:尊重事实、区分主次、考虑时代条件、注意进步的连续性以及全球观点等等。

A) 尊重事实。历史事实,就是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情,事实本身是一种存在,客观存在与事物性质这两者不难区分。不论研究者与评论者的意愿如何,历史事实存在于人们主观设想与具体利益之外,它们早已独立、遥远地存在着。因此,我们必须以尊重或承认事实的态度去查阅档案、寻找文献、研读专著,尽可能地弄清历史事件与人物的真相。不能为了肯定人与事,而隐瞒他或它的错误与罪行;为了否定人与事,就隐瞒他或它的功劳与善行。这如同东汉哲学家王充所言: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

法国大革命期间,山岳派专政派遣武力平息旺代地区的民众造反,此举原则上有利于法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但是蒂罗将军的部队屠杀婴幼儿的暴行无疑给山岳派专政抹上了黑色,这个革命政权对此也应承担责任,当代法国史学界终于凭借档案文献说明山岳派专政这一不可宽恕的污点。

B) 区分主次。现实的社会景象变化万千、头绪纷繁;历史是过去的社会状况,更是如此,甚至还添加了解难度,因为久远的人与事或隐身于档案之中,或埋没于荒草之下,令人更难探讨。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仅凭东鳞西爪、独白孤证去评价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次要的人与事可能是鲜血飞溅、人头落地并且显得十分突出,但他或它毕竟不是主要历史价值之所在,显然比不上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对历史的震撼、对读者心灵的感动。

山岳派专政期间,在革命营垒内部多次成批地

处决意见不尽相同的战友。1793年10月31日,吉伦特派精英21人死于断头台。1794年3月24日,埃贝尔派10余人被处死;4月5日,丹东派15人断头于高台;4月13日,硕美特派等数人被处死。如此乱杀无辜或残害战友无疑是一类罪行,是对大革命的亵渎、对山岳派专政的伤害。但是,山岳派专政的主要功绩仍然存在。它杀害了自己的部分领导人、自己的同志,却未曾放弃维护新生的资本政权的工作。

C)考虑时代条件。孟德斯鸠曾经指出:“将一切当代的观念用到辽远的古代去,这是产生无穷错误的根源。”^{[18]322}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评判往昔的人与事,这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但是,如此评判并不等于正确判断、绝对真理。人们常说:历史是当代史。其实,我们还可补充:历史也是个人的历史,因为历史的探讨者难于摆脱他们自己所处的时代、社会机制、民族与地区特性、家庭状况与个人经历的影响,这种束缚有意无意地贯穿、渗透到他们的著述中去,字里行间显露出作者的喜怒哀乐、褒贬情仇。我们看到,法国学术界一般对“特性”问题不太感兴趣,但是布罗代尔(Braudel)例外,因为他是洛林人,那里由于普法战争失败而遭受了被割让的苦难。

我们不能将法国大革命尽情美化,也不应忘记法国左翼史学对于它的严厉批评。大革命尤其山岳派专政的领导者们,最为缺乏的是指导革命的具体的理论。他们程度不同地接受了启蒙运动的影响,他们当中的布里索(Brisot)等极少数人本身就是启蒙思想家。但是,山岳派专政的领导者们未曾很好掌握具体领导、控制革命运动的知识,他们未能充分认识分清敌、我、友的重要性,未能及时觉察人心向背的沉重份量。他们设想只要消灭“敌人”便能获胜,但是缺乏甄别谁是真正的敌人的能力。斩尽杀绝、分化瓦解与区别对待,这些本来是有机联系着的国内外政策。必须承认:历史限制了他们。他们尽了自己的力量,包括犯下错误甚至罪行。我们既不能将他们吹捧为完人、圣人,也不能对他们苛求与刁难。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人物与事件,不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应该受到顶礼膜拜的神灵。

当人类进入工业文明后,抨击农业文明的言论与著述逐渐增加,人们往往将农业文明等同于落后。可是,很早以前,从欧美开始了另一种趋向:回归田野与农村,寻找安静与简朴。中世纪,一些人文主义

贵族为追求“闲散”而“回归农村”,认为“农村更适宜”,在那里“你会逃离宫廷的豪华与城市的喧嚣”^{[19]143}。后来,资本主义社会也承袭了这一风尚。现在,这种趋向也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

实际上,农业文明既不能等同于先进,也不应被视为落后。它曾经是先进的文明,末期落后了,但也曾为工业文明的勃兴创造条件。农业文明在她所处的社会发展条件下,基本适合于社会的需求,并一直养活着全世界的男女老少;在长久的岁月里,她保持了当时水平的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她与工业文明相比,给自然造成的损害明显较少。

法国的工团主义者索雷尔(Georges Sorel)曾经设想:无产者工人应该通过工会组织,准备建立一种新的文明“生产者的文明”(une civilisation de producteurs)^{[20]435}。我们可以借用这一组名词,指出农业文明也是一种“生产者的文明”,她应有自己的历史地位,值得人们的尊重。

D)注意进步的连续性。历史如同一条长河,从源头走来,连绵不断地流去。各个阶段的历史、文明、社会以及国家与政治制度的变化等等,都是人类发展征途中的各个阶段、各层阶梯,而且每一个阶段都有着它的标志。从一个角度观察,它们可能一个比一个进步,但是由另一角度思考,可以发现它们是相同的、平等的,彼此之间并无好坏之分与先进或落后之别,它们都是人类社会的“儿孙”,它们的联合铸造了人类文明的漫长的轨迹。

法兰西的历史,不论哪一段都无法脱离她的环境,六边形的国土逐渐形成而后基本不变,江山年年依旧,法国人通常怀着情感激扬的心态……法兰西的王国、帝国、共和国以及巴黎公社都发生在上述条件之下,卡佩王朝、波旁王朝、奥尔良王朝、波拿巴王朝、第一共和国至第五共和国也都是在上述条件之下兴亡更替的,不论经过继承、革命、政变与选举,正是它们在上述条件之下汇流成了法兰西的历史长河。

当人们过度强调信息时代的重要性时,切莫忘记计算机属于何种生产水平、由什么人制造。计算机工厂与手工工场,这不是连续性?当代技术人员、近代工人技术员与手工工场的工人师傅和徒工,虽然不一定是家庭中的传承延续,但是劳动大众的世代相传。

此外,不论进步或发展,大量事情一向在连贯地

发生着,它们属于某种文明,是某一地域的长久的特征或难题。例如,1600年以前,北京地区已有沙尘天气。公元440年,“春二月,上谷郡(张家口至延庆等地)黑风起,坏屋庐,杀人”;1155年,“昏雾四塞,日无光,风十有七日”。又如建造高楼,我国早已有之。黄帝时,已造高楼;秦始皇的鸿台高达百米;武则天的明堂、天堂高数十米;北宋的敌塔为84米高^[21]。

新社会的因素形成于旧社会的内部。法国思想家巴雷斯(Maurice Barrès)曾指出:“我们是我们双亲的延伸与衍续。”“我们延续着祖先。”^{[22]259,288}他从人类的传种接代的亲缘关系里,看到了民族的血脉、人类群体的延续性。人、民族如此,社会也是如此。

法国思想家布兰维利耶(Henri de Boulainvilliers)在1727年的著作中已经使用“长时段”(longue durée)这一词语,布罗代尔在1949年出版的著作则对“长时段”与“短时段”^{[23]2[24]15}作出解释,这是法国史学思想内在联系的具体例子。

正如恩格斯指出:“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与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Europe。……没有古代的奴隶制,也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用一般性的词句痛骂奴隶制和其他类似的现象……发泄高尚的义愤,这是最容易不过的做法。……这样做仅仅说出了古代的制度不再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这一事实)……但是这种制度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没有得到任何说明。……在当时的条件下,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25]178}

大革命时期,人们完全否定君主专制,这是革命的需要。对于史学研究而言,远比这些复杂。“从前,君主专制曾经保护工商业,以此鼓励过资产阶级上升,曾把工商业看做使国家富强……的必要条

件”,“后来,它成了工商业发展道路上的障碍”^{[26]180-181}。可见,简单判断有时可以说明真理,但是有时则不然。还应看到,“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27]51}。只有承认进步的连续性,才能辩证地考察人类文明。

E)全球观点。对于某种文明的考察,应该具有世界的视角、全球的目光,需要将世界各国大事纳入自己思考的范围。

过去,某些法国人对于世界历史、文明的想法显然错误。拿破仑一世曾经宣称:“一切具有天才的人,文坛上所有著名人物,都算是法国人,不管他们出生在哪个国家”,“生而是法国人,这是地球人最好的身分。这是上天的赐予”^{[28]3}。后来,戈比诺(Joseph Arthur Gobineau)也曾表示,“西方永远是世界的中心”^{[29]449}。如果在上述观点的指导下,可能陷入民族主义的狭隘的框框之中。

我们看到,古今中外的文明有着共性与异性,它们彼此之间越往近现代便越有具体的联系。世界历史已经表明,在相同的条件下,完全可能出现相同的或类似的事物。只有这样的看法,才可以帮助我们摆脱信息与认识的局限性,进而摆脱惟我独尊、万流景仰的思想。

总之,研究文明史,必须“文明地”对待人类文明,而不是武断地、不文明地对待人类文明。卜伽丘(Boccaccio)的一段话可以引以为戒:“我们自认很聪明,以为先辈是蠢人,或许子孙更聪明,也将如此看我们!”拉马丁(Lamartine)用诗的语言表示:“这个骄傲的世界,原是一部难懂的书”,“要向你解释世界,我只能望洋兴叹”。难字当头,更要求我们冷静地、辩证地去探讨文明的历史。法国普罗旺斯地区有一谚语:“赞美海洋吧!但是要留在陆地上!”我们是否可以将此谚语改为:“探讨文明的历史吧!但是要文明地对待她!”

参考文献:

- [1]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第1卷[M].北京:三联书店,1998.
- [2]米涅.法国革命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3]汤普森.历史著作史:第3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4]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1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 [5]戴方. 电视里的封建社会挺好的? [N]. 北京晚报, 2006-11-02.
- [6]Jean Bruhat. *La Commune de Paris* [M]. Paris, 1970.
- [7]J. -P. Azéma et M. Winock. *Les commumards* [M]. Paris, 1964.
- [8]W. Serman. *La Commune de Paris(1871)* [M]. Paris, 1986.
- [9]利沙加勒. 1871年公社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2.
- [10]梅叶. 遗书: 第2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11]卢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12]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13]Elie Fournier. *Turreau et les colonnes infernales ou l'éclec de la violence* [M]. Paris, 1988.
- [14]Elie Fournier. *La Terreur bleue* [M]. Paris, 1984.
- [15]郭华榕. 法国政治制度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 [16]Paul-Louis Courier. *Oeuvres complètes* [M]. Paris, 1951.
- [17]吴江. 唯物史观的一个重大问题[N]. 北京日报, 2006-04-17.
- [18]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 下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19]勒戈夫.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 [20]Georges Sorel. *Réflexion sur la violence* [M]. Paris, 1950.
- [21]龙露, 等. 1600年前北京就有沙尘天[N]. 北京晚报, 2006-04-18.
- [22]Sternhell Zeev. *Maurice Barrès et le nationalisme français* [M]. Paris, 1972.
- [23]Henri de Boulainvillier. *Histoire de l'ancien gouvernement de France* [M]. Paris, 1727.
- [24]费尔南·布罗代尔. 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25]反杜林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26]马克思. 道德化的批判与批判化的道德[G]//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 [27]马克思, 恩格斯. 费尔巴哈[G]//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 [28]Napoléon I. *Ses opinions et jugements sur les hommes et sur les choses* [M]. Paris, 1838.
- [29]J. A. Gobineau. *Essai sur l'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 [M]. Paris, 1983.

Reflection on Civilization History Research

GUO Hua-rong

(History Department,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A series of contention results from the research having been conducted or being conducted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civilization at home as well as abroad, as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the limits of their implication and their mutual relations. There is, however, another important issue, namely, how to correctly treat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civilization and scientifically discuss the past of human society. To treat the history objectively and dialectically is one of the key issues in treating the history in a civilized way.

Key words: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conditions of the times; successiveness of progress

[责任编辑: 凌兴珍]